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　蘭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聲聞品第二十八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陁竹
園所與大比丘衆五百人倶是時四
大聲聞集在一處而作是說我等共
觀此羅閱城中誰有不供奉佛法衆
作功德者由來無信者當勸令信如
來法僧尊者大目揵連尊者迦葉尊者
阿那律尊者賓頭盧尒時有長者名跋
提饒財多寶不可稱計金銀珍寶硨
𤦲瑪瑙眞珠虎魄象馬車乘奴婢僕
從皆悉備具又復慳貪不肯布施於
佛法衆无有毫釐之善無有篤信故
福已盡更不造新恒懷邪見无施無
福亦無受者亦無今世後世善惡之報
亦無父母及得阿羅漢者亦復无有而
取證者彼長者有七重門門門有守人
不得使乞者詣門復以鐵籠絡覆中庭
中恐有飛鳥來至庭中長者有姊名
難陁亦復慳貪不肯惠施不種功德
之本故者已滅更不造新亦懷邪見

無施无福亦無受者亦無今世後世
善惡之報亦無父母得阿羅漢亦復
無有而取證者難陁門戶亦有七重
亦有守門人不令有來乞者亦復
以鐵籠覆上不使飛鳥來入家中我
等今日可使難陁母萬信佛法衆
尒時拔提長者清旦食餅是時尊者
阿那律到時著衣持鉢便從長者
舍地中踊出舒鉢向長者是時長者
極懷愁憂即授少許餅與阿那律
是時阿那律得餅已還詣所在是時
長者便興瞋恚語守門人言我有教
勅無令有人入門內何故使人來入
時守門者報曰門閤牢固不知此道
士為從何來尒時長者默然不言時
長者已食餅竟次食魚肉尊者大迦
葉著衣持鉢詣長者家從地中踊出
舒鉢向長者時長者甚懷愁憂授少
許魚肉與之是時迦葉得肉便於彼
沒還歸所在是時長者倍復瞋恚語
守門者言我先有教令不使人入家
中何故復使二沙門入家乞食時守
門人報曰我等不見此沙門為從何

来入長者報曰此禿頭沙門善於幻
術狂惑世人無有正行尒時長者婦
去長者不遠而坐觀之然此長者婦
是質多長者妹從摩師山中取之時
婦語長者言可自護口勿作是語言
沙門學於幻術所以然者此諸沙門
有大威神所以来至長者家者多所
饒益長者竟識先前比丘者乎長者
報曰我不識之時婦報言長者頗聞
迦毗羅衛國斛淨王子名阿那律當生
之時此地六變震動遶舍一由旬内
伏藏自出長者報言我聞有阿那律
然不見之耳時婦語長者言此豪族
之子捨居家已出家學道修於梵行
得阿羅漢道天眼第一無有出者然
如来亦說我弟子中天眼第一所謂
阿那律比丘是次第二比丘来入乞
者為識不乎長者報言我不識之其
婦語言長者頗聞此羅閱城内大梵
志名迦毗羅饒財多寶不可稱計有
九百九十九頭耕牛田作長者報言
我躬自見此梵志身其婦報言長者
頗聞彼梵志息名曰比波羅耶檀那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　第四張　蘭　惜

身作金色婦名婆陁女中殊勝者設
舉紫磨金在前猶黑比白長者報言
我聞此梵志有子名曰比波羅耶褞
鄰然復不見其婦報言向者後來比
丘即是其身捨此王女之寶出家學
道今得阿羅漢恒行頭陁諸有頭陁
之行具足法者無有出尊迦葉上也
世尊亦說我弟子中第一比丘頭陁
行者所謂大迦葉是今長者快得善
利乃使賢聖之人來至此間乞食我
觀此義已故作是言善自護口莫誹
謗賢聖之人言作幻化此釋迦弟子
皆有神德當說此語時尊者大目揵
連著衣持鉢飛騰虛空詣長者家破
此鐵籠落在虛空中結跏趺坐是時
跋提長者見目揵連在虛空中坐便
懷恐怖而作是說汝是天耶目連報
言我非天也長者問言汝是乾沓惒
耶目連報言我非乾沓惒長者問言
汝是鬼耶目連報言我非鬼也長者
問言汝是羅刹噉人鬼耶目連報言
我亦非羅刹噉人鬼也是時跋提長
者便說此偈

為天乾沓恕羅剎鬼神耶 又言非是天
羅剎鬼神者 不似乾沓恕 方域所遊行
汝今名何等 我今欲得知
尒時目連復以偈報曰
非天乾沓恕 非鬼羅剎種 三世得解脫
今我是人身 所可降伏魔 成於無上道
師名釋迦文 我名大目連
是時跋提長者語目連言此丘何所
教勅目連報言我今欲與汝說法善
思念之時長者復作是念此諸道士
長夜著於飲食然今欲論者正當論
飲食耳若當從我索食者我當言无
也然復作是念我今少多聽此人所
說尒時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便說
此偈
如來說二施 法施及財施 今當說法施
專心一意聽
是時長者聞當說法施便懷歡喜語
目連言願時演說聞當知之目連報
言長者當知如來說五事大施盡形壽
當念修行時長者復作是念目連向
者欲說法施今復言有五大施是
時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復告長者

言如来說有二大施所謂法施財施
我今當說法施不說財施長者報言
何者是五大施目連報言一者不得
煞生此名為大施長者當盡形壽修
行之二者不盜名為大施當盡形壽
修行不婬不妄語不飲酒當盡形壽
而修行之是謂長者有此五大施當
念修行是時跋提長者聞此語已極
懷歡喜而作是念釋迦文佛所說甚
妙今所演說者乃不用寶物如我今
日不堪煞生此可得奉行又我家中
饒財多寶終不偷盜此亦是我之所
行又我家中有上妙之女終不婬他
是我之所行又我不好妄語之人何況
自當妄語此亦是我之所行如今日
意不念酒何況自嘗此亦是我之所
行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此五施者我
能奉行是時長者心中作是念我今
可飯此目連長者仰頭語目連言可
屈神下顧就此而坐是時目連尋聲
下坐是時跋提長者躬自辦種種飲
食與目連目連食訖行淨水長者作
是念可持一端氎奉上目連是時入

藏内而選取白氎欲取不好者便得

好者尋復捨之而更取氎又故尒好
捨之復更取之是時目連知長者心
中所念便說此偈

施與心鬪諍 此福賢所棄 施時非鬪時
可時隨心施

尒時長者便作是念今目連知我心
中所念便持白氎奉上目連是時目
連即與呪願觀察施第一知有賢聖
人施中最為上良田生果實時目連
呪願已受此白氎使長者受福無窮
是時長者便在一面坐目連漸與說
法妙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
論欲不淨想出要為樂諸佛世尊所
說之法苦習盡道時目連盡與說之
即於座上得法眼淨如極淨之衣易
染為色此跋提長者亦復如是即於
座上得法眼淨以得法見法無有狐
疑而受五戒自歸佛法聖衆時目連
以見長者得法眼淨便說此偈

如來所說經 根原悉備具 眼淨無瑕穢
无疑無猶豫

是時跋提長者白目連曰自今已後

恒受我請及四部衆當供給衣被飯
食牀卧具病瘦醫藥无所愛惜是時
目連與長者說法已便從坐起而去
餘大聲聞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那律
語尊者賓頭盧言我等已度跋提長
者汝今可往降彼老母難陁賓頭盧
報曰此事大佳尒時老母難陁躬作
酥餅尒時尊者賓頭盧到時著衣持
鉢入羅閱城乞食漸漸至老母難陁
舍從地中踊出舒手持鉢從老母難陁
乞食是時老母見賓頭盧已極懷瞋
恚並作是惡言比丘當知設汝眼脫
者我終不乞汝食也是時賓頭盧即
入三昧使雙眼脫出是時母難陁倍
復瞋恚復作惡言正使沙門空中倒
懸者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賓頭盧
復以三昧力在空中倒懸時母難陁
倍復瞋恚而作惡言正使沙門舉身
烟出者我終不與汝食是時賓頭盧
復以三昧力舉身出烟是時老母見
已倍復恚怒而作是語正使沙門舉
身燃者我終不與汝食也是時賓頭
盧即以三昧使身體盡燃老母見已

復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出水者我
終不與汝食也時賓頭盧復以三昧
力便舉身皆出水老母見已復作是
語正使沙門在我前死者我終不與
汝食也是時尊者賓頭盧即入滅盡
三昧無出入息在老母前死時老母
以不見出入息即懷恐怖衣毛皆竪
而作是語此沙門釋種子多所識知
國王所敬設聞在我家死者必遭官
事恐不免濟並作是語沙門還活者
我當與沙門食是時賓頭盧即從三
昧起時母難陀復作是念此餅極大
當更作小者與之時老母取少許麵
作餅餅遂長大老母見已復作是念
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然餅遂大當
取先前作者持與之便前取之然復
諸餅皆共相連時母難陀語賓頭盧
曰比丘須食者便自取何故相燒乃
尒賓頭盧報曰大姉當知我不須食
但須母欲有所說耳母難陀報曰比
丘何所戒勅賓頭盧曰老母今當知
今持此餅往詣世尊所若世尊有所
誡勅者我等當共奉行老母報曰此

事甚快是時老母躬負此餅從尊者
賓頭盧後往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礼
足在一面立尒時賓頭盧白世尊曰
此母難陁是跋提長者姊慳貪獨食
不肯施人唯願世尊為說篤信之法
使得開解尒時世尊告母難陁汝今
持餅施與如来及與比丘僧是時母
難陁即以奉上如来及餘比丘僧故
有遺餘餅在母難陁白世尊言故有殘
餅世尊曰更飯佛比丘僧母難陁受佛
教令復持此餅飯佛及比丘僧然後復
故有餅在是時世尊告母難陁汝今當
持此餅與比丘尼衆優婆塞優婆夷
衆然故有餅在世尊告曰可持此餅
施與諸貧窮者然故有餅在世尊告
曰可持此餅棄于淨地若著極清淨
水中所以然者我終不見沙門婆羅
門天及人民能消此餅除如来至真
等正覺對曰如是世尊是時母難陁
即以此餅捨著淨水中即時火焰起
母難陁見已尋懷恐懼往至世尊所
頭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時世尊漸與
說法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

增壹阿含經卷第十　第十張　聞　冥

欲不淨想漏為穢汙出家為要尒時
世尊以見母難陀心意開解諸佛世
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尒時世尊盡
與母難陀說之是時老母即於座上得
法眼淨猶如白𣰽易染為色此亦如是
時母難陀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彼以得
法成法無有狐疑已度猶豫得無所畏
而承事三尊受持五戒尒時世尊重
與說法使發歡喜尒時難陀白世尊
曰自今已後使四部之衆在我家取施
自今已去恒常布施修諸功德奉諸
賢聖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是時跋提長者及母難陀有弟名曰優
婆迦尼是阿闍世王少小同好極相
愛念尒時優婆迦尼長者經營田作
聞兄跋提及姊難陀受如來法化聞
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七日之中不
復睡眠亦不飲食是時長者辦田作
已還詣羅閱城中道復作是念我今
先至世尊所然後到家尒時長者往
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尒時
長者白世尊曰我兄跋提及姊難陀
受如來法化乎世尊告曰如是長者

今跋提難陁以見四諦修諸善法尒
時優婆迦尼長者白世尊曰我等居
門極獲大利世尊告曰如是長者如
汝所言汝今父母極獲大利種後世
之福尒時世尊與長者說微妙之法
長者聞法已即從坐起頭面礼足便
退而去往詣王阿闍世所在一面坐
尒時王問長者曰汝兄及姊受如来化
耶對曰如是大王王聞此語歡喜踊
躍不能自勝即擊鍾鳴鼓告勑城內自
今已後無令事佛之家有所貰輸亦
使事佛之人来迎去送所以然者此
皆是我道法兄弟尒時王阿闍世出
種種飲食持與長者時長者便作是
念我竟不聞世尊說夫優婆塞之法
為應食何等食應飲何等漿我今先
往至世尊所問此義然後當食尒時
長者告左右一人曰汝往至世尊所
到已頭面礼足持我聲而白世尊云
優婆迦尼長者白世尊曰夫賢者之
法當持幾戒又犯幾戒非清信士當
應食何等食飲何等漿尒時彼人受
長者教往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

面立尒時彼人持長者名白世尊曰
夫清信士之法應持幾戒犯幾戒非
優婆塞又應食何等食飲何等漿世
尊告曰汝今當知食有二種有可親
近有不可親近云何為二若親近食
時起不善法善法有損此食不可親
近若得食時善法增益不善法損此
食可親近漿亦有二事若得漿時起
不善法善法有損此不可親近若得
漿時不善法損善法有益此可親近
夫清信士之法限戒有五其中能持
一戒二戒三戒四戒乃至五戒皆當
持之當再三問能持者使持之若清
信士犯一戒已身壞命終生地獄中
若復清信士奉持一戒生善處天上
何況二三四五是時彼人從佛受教
已頭面礼足便退而去彼人去不遠
是時世尊告諸比丘自今已後聽授
優婆塞五戒及三自歸若比丘欲授
清信士女戒時教使露髀叉手合掌
教稱姓名歸佛法衆再三教稱姓名
歸佛法衆復更自稱我今已歸佛歸
法歸比丘僧如釋迦文佛冣初五百

賈客受三自歸盡形壽不煞不盜不
婬不欺不飲酒若持一戒餘封四戒
若受二戒餘封三戒若受三戒餘封
二戒若受四戒餘封一戒若受五戒
當具足持之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日月有
四重翳使不得放光明何等為四一
者雲也二者風塵三者烟四者阿須
倫使覆日月不得放光明是謂比丘
日月有此四翳使日月不得放大光
明此亦如是比丘有四結覆蔽人心
不得開解云何為四一者欲結覆蔽
人心不得開解二者瞋恚三者愚癡
四者利養覆蔽人心不得開解是謂
比丘有此四結覆蔽人心不得開解
當求方便滅此四結如是諸比丘當
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阿羅毗祠側尒時
極為盛寒樹木凋落尒時手阿羅婆
長者子出彼城中在外經行漸来至

世尊所到已頭面礼足在一面坐不
時彼長者子白世尊言不審宿昔之
中得善眠乎世尊告曰如是童子快
善眠也時長者子白佛今盛寒日萬
物凋落然復世尊坐用草蓐所著衣
裳極為單薄云何世尊作是說我快
得善眠世尊告曰童子諦聽我今還
問汝隨所報之猶如長者家牢治屋
舍無有風塵然彼屋中有牀蓐氍氀
能綖事事俱具有四玉女顏貌端政
面如桃華世之希有視無厭足然好
明燈然彼長者決得善眠乎長者子
報曰如是世尊有好牀臥快得善眠
世尊告曰云何長者子若彼人快得
善眠時有欲意起緣此欲意不得眠
乎長者子對曰如是世尊若彼人欲
意起者便不得眠也世尊告曰如彼
欲意盛者今如来永盡无餘無復根
本更不復興云何長者子設有瞋恚
愚癡心起者豈得善眠乎童子報言
不得善眠也所以然者由有三毒心
故世尊告曰如来今日無復此心永
盡無餘亦无根本童子當知我今當

說四種之坐云何為四有畀坐有天
坐有梵坐有佛坐童子當知畀坐者
是轉輪聖王坐也天坐者釋提桓因
坐也梵坐者梵天王之坐也佛坐者是
四諦之坐也畀坐者向須陁洹坐也
天坐者得須陁洹坐也梵坐者向斯
陁含坐也佛坐者四意止之坐也畀
坐者得斯陁含之坐也天坐者向阿
那含之坐也梵坐者得阿那含果坐也
佛坐者四等之坐也畀坐者欲界之
坐也天坐者色界之坐也梵坐者無
色界之坐也佛坐者四神足之坐也
是故童子如来以坐四神足坐快得
善眠於中不起婬怒癡以不起此三
毒之心便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
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
復受有如實知之是故長者子我觀
此義已是故說如来快得善眠尒時
長者子便說此偈

相見日極久　梵志般涅槃　以逮如来力
明眼最滅慶　畀坐及天坐　梵坐及佛坐
如来悉分別　是故得善眠　自歸人中尊
亦歸人中上　我今未能知　為依何等禪

長者子作是語已世尊然可之是時
長者子便作是念世尊以然可我極
懷歡喜不能自勝即從坐起頭面礼
足便退而去尒時彼童子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
中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尒時世尊
從靜室起下靈鷲山及將鹿頭梵志
而漸遊行到大畏塚間尒時世尊取
死人髑髏授與梵志作是說汝今梵
志明於星宿又兼醫藥能療治衆病
皆解諸趣亦復能知人死因緣我今
問汝此是何人髑髏為是男耶為是
女乎復由何病而取命終是時梵志
即取髑髏反覆觀察又復以手而取
擊之白世尊曰此是男子髑髏非女
人也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汝所言
此是男子非女人也世尊問曰由何
命終梵志復手捉擊之白世尊言此
衆病集湊百節酸疼故致命終世尊
告曰當以何方治之鹿頭梵志白佛
言當取呵梨勒果并取蜜和之然後
服之此病得愈世尊告曰善哉如汝

所言設此人得此藥者亦不命終此人今日命終為生何處時梵志聞已復捉髑髏擊之白世尊言此人命終生三惡趣不生善處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汝所言生三惡趣不生善處是時世尊復更捉一髑髏授與梵志問梵志曰此是何人男耶女耶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髑髏女人身也世尊告曰由何疾病致此命終是時鹿頭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女人懷妊故致命終世尊告曰此女人者由何命終梵志白佛此女人者產月未滿復以產兒故致命終世尊告曰善哉善哉梵志如汝所言又彼懷妊以何方治梵志白佛如此病者當須好酥醍醐服之則差世尊告曰如是如是如汝所言今此女人以取命終為生何處梵志白佛此女人以取命終生畜生中世尊告曰善哉善哉梵志如汝所言是時世尊復更捉一髑髏授與梵志問梵志曰男耶女耶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髑髏者男子之身世尊告曰

善哉善哉如汝所言由何疾病致此
命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
人命終飲食過差又遇暴下故致命
終世尊告曰此病以何方治梵志白
佛三日之中絕粮不食便得除愈世
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此人命
終為生何處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
白世尊言此人命終生餓鬼中所以
然者意想著水故世尊告曰善哉善
哉如汝所言尒時世尊復更捉一髑
髏授與梵志問梵志曰男耶女耶是
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髑
髏者女人之身世尊告曰善哉善哉
如汝所言此人命終由何疾病梵志
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當產之時以
取命終世尊告曰云何當產之時以
取命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
此女人身氣力虛竭又復飢餓以致
命終世尊告曰此人命終為生何處
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
人命終生於人道世尊告曰夫餓死
之人欲生善處者此事不然生三惡
趣者可有此理是時梵志復以手擊

之白世尊言此女人者持戒完具而
取命終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
言彼女人身持戒完具致此命終所
以然者夫有男子女人禁戒完具者
設命終時當墮二趣若天上人中爾
時世尊復捉一髑髏授與梵志問曰
男耶女耶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
世尊言此髑髏者男子之身世尊告
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者此人由何
疾病致此命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
世尊言此人無病為人所害故致命
終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為
人所害故致命終世尊告曰此人命
終為生何處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
白世尊言此人命終生善處天上世
尊告曰如汝所言前論後論而不相
應梵志白佛以何緣本而不相應世
尊告曰諸有男女之類為人所害而
取命終盡生三惡趣汝云何言生善
處天上乎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
言此人奉持五戒兼行十善故致命
終生善處天上世尊告曰善哉善哉
如汝所言持戒之人無所觸犯生善

處天上世尊復重告曰此人為持幾
戒而取命終是時梵志復專精一意
無他異想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持一
戒耶非耶二三四五耶非耶然此人持
八關齋法而取命終世尊告曰善哉
善哉如汝所言持八關齋而取命終
尒時東方境界普香山南有優陁延
比丘於無餘涅槃界而取般涅槃尒
時世尊屈申臂頃往取彼髑髏來授
與梵志問梵志曰男耶女耶是時梵
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我觀此髑
髏元本亦復非男又復非女所以然
者我觀此髑髏亦不見生亦不見斷
亦不見周旋往來所以然者觀八方
上下都無音響我今世尊未審此人
是誰髑髏世尊告曰止止梵志汝竟
不識是誰髑髏汝當知之此髑髏者
無終無始亦無生死亦無八方上下
所可適處此是東方境界普香山南
優陁延比丘於無餘涅槃界取般涅槃
是阿羅漢之髑髏也尒時梵志聞此
語已歎未曾有即白佛言我今觀此
蟻子之蟲所從來處皆悉知之鳥獸

音響即能別知此是雄此是雌然我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觀此阿羅漢永无所見亦不見来處
亦不見去處如来正法甚為奇特所
以然者諸法之本出於如来神口然
阿羅漢出於經法之本世尊告曰如
是梵志如汝所言諸法之本出如来
口正使諸天世人魔若魔天終不能
知羅漢所趣尒時梵志頭面礼足白
世尊言我能盡知九十六種道所趣
向者皆悉知之如来之法所趣向者
不能分別唯願世尊得在道次世尊
告曰善哉梵志快修梵行亦无有人
知汝所趣向處尒時梵志即得出家
學道在閑靜之處思惟道術所謂族
姓子剃除鬚髮著三法衣生死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
實知之是時梵志即成阿羅漢尒時
尊者鹿頭白世尊言我今以知阿羅
漢行所修之法世尊告曰汝云何知
阿羅漢之行鹿頭白佛今有四種之
界云何為四地界水界火界風界是
謂如来有此四界彼時人命終地即
自屬地水即自屬水火即自屬火風

即自稱風世尊告曰云何比丘今有
幾界塵頭白佛其實四界義有八界
世尊告曰云何四界義有八界塵頭
白佛今有四界云何四界地水火風
是謂四界彼云何義有八界地界有
二種或內地或外地彼云何名為內
地種髮毛爪齒身體皮膚筋骨髓腦
腸胃肝膽脾腎是謂名為內地種云
何為外地種諸有堅牢者此名為外
地種此名為二地種彼云何為水種
水種有二或內水或外水種內水
種者涎唾淚尿血髓是謂名為內水
種諸外軟溺物者此名為外水種是名
二水種彼云何名為火種然火種有二
或內火或外火彼云何名為內火所食
之物皆悉消化無有遺餘此名為內火
云何名為外火諸外物熱盛物此名為
外火種云何名為風種又風種有二
或有內風或有外風所謂脣內之風
眼風頭風出息風入息風一切支節
之間風此名為內風彼云何名為外
風所謂輕飄動搖速疾之物此名為
外風是謂世尊有二種其實有四變

有八如是世尊我觀此義人若命終
時四種各歸其本世尊告曰無常之
法亦不與有常并所以然者地種有
二或內或外爾時內地種是無常法
變易之法外地種者恒住不變易是
謂地有二種不與有常无常相應餘
三大者亦復如是不與有常無常共
相應是故鹿頭雖有八種其實有四
如是鹿頭當作是學爾時鹿頭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四大
廣演之義云何為四所謂契經律阿
毗曇戒是謂為四比丘當知若有比
丘從東方來誦經持法奉行禁戒彼
便作是語我能誦經持法奉行禁戒
博學多聞正使彼比丘有所說者不
應承受不足篤信當取彼比丘而共
論議案法共論云何案法共論所謂
案法論者此四大廣演之論是謂契
經律阿毗曇戒當向彼比丘說契經
布現律分別法正使說契經時布現
律分別法時若彼布現所謂與契經

相應律法相應者便受持之設不與契經律阿毗曇相應者當報彼人作是語卿當知之此非如來所說然卿所說者非正經之本所以然者我今說契經律阿毗曇都不與相應以不相應當問戒行設不與戒行相應者當語彼人此非如來之藏也即當發遣使去此名初演大義之本復次比丘若有比丘從南方來而作是語我能誦經持法奉行禁戒博學多聞正使比丘有所說不應承受不足篤信當取彼比丘而共論議正使比丘有所說一不與義相應者當發遣之設與義相應者當報彼人曰此是義說非正經本爾時當取彼義勿受經本所以然者義者解經之源是謂第二演大義之本復次比丘若有比丘從西方來誦經持法奉行禁戒博學多聞當向彼比丘說契經律阿毗曇然彼比丘正解味不解義當語彼比丘作是語我等不明此語為是如來所說也為非也正使說契經律阿毗曇時解味不解義雖聞彼比丘所說亦不是善

善亦不足言惡復以戒行而問之設
與相應者念承受之所以然者戒行
與味相應義不可明故是謂第二瀆
義也復次比丘若有比丘從北方來
誦經持法奉行禁戒諸賢有疑難者
便來問義我當與汝說之設彼比丘
有所說者不足承受不足諷誦然當
向彼比丘問契經律阿毗曇戒共相
應者便當問義若復與義相應便當
歎譽彼比丘善哉善哉賢士此真是
如來所說義不錯乱盡與契經律阿
毗曇戒共相應當以法供養得彼比
丘所以然者如來恭敬法故其有供
養法者則恭敬我已其觀法者則觀
我已有法則有我已有法則有比丘
僧有法則有四部之衆有法則有四
姓在世所以然者由法在世則賢劫
中有大威王出世從是已來便有四
姓在世若法在世便有四姓在世剎
利婆羅門工師居士種若法在世者
便有轉輪聖王位不絶若法在世者
便有四天王種攬術天豔天化自在
天他化自在天便在於世若法在世

者便有欲界天色界天無色界天在
於世間者法在世者便有須陁洹果
斯陁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
佛果佛乘便現於世是故比丘當善
恭敬於法彼比丘隨時供養給其所
須當語彼比丘作是語善哉善哉如
汝所言今日所說者真是如来所說
是謂比丘有此四大廣演說之義是
故諸比丘當持心執意行此四事勿
有漏脫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王波斯匿清旦集四種兵
乘寶羽之車往至世尊所頭面礼足
在一面坐尒時世尊問大王曰大王
為從何来又塵土坌體集四種兵有
何事緣波斯匿王白世尊曰今此國
界有大賊起昨夜半興兵擒獲然身
體疲惓欲還詣宫然中道復作是念
我應先至如来所然後入宫以此事
緣寤寐不安今以擒賊功勞有在歡
喜踊躍不能自勝故来至拜跪覲省
設我昨夜不即興兵者則不獲賊尒

時世尊告曰如是大王如王所說王
當知此有四事緣本先苦而後樂云
何為四清旦早起先苦而後樂設服
油酥先苦而後樂若服藥時先苦而
後樂家業娉娶先苦而後樂是謂大
王有此四事緣本先苦而後樂尒時
波斯匿王白世尊言世尊所說誠得
其宜有此四事緣本先苦而後樂所
以然者如我今日觀此四事如學觀
珠皆是先苦而後樂義尒時世尊與
波斯匿王說微妙之法發歡喜心王
聞法已白世尊言國事猥多欲還歸
所在世尊告曰宜知是時時波斯匿
王即從坐起頭面礼足遶佛三匝便
退而去王去未久是時世尊告諸比
丘今有此四事緣本先苦後樂云何為
四修習梵行先苦而後樂誦習經文先
苦而後樂坐禪念定先苦而後樂數
出入息先苦而後樂是謂比丘行此
四事者先苦而後樂也其有比丘行
此先苦而後樂之法必應沙門後得果
報之樂云何為四若有比丘勤苦此
法無欲惡法念持喜安遊心初禪得

沙門之樂復次有覺有觀息內有喜
心專精一意无覺無觀念持喜安
遊於二禪是謂得第二沙門之樂
復次无念遊心於護恒自覺知覺身
有樂諸賢聖所喜望者護念樂遊心
三禪是謂獲第三沙門之樂復次苦
樂已盡先無有憂慼之患無苦无樂
護念清淨遊心四禪是謂有此四沙
門之樂復次比丘若有比丘行此先
苦後獲沙門四樂之報斷三結網成
須陁洹不退轉法必至滅度復次比
丘若斷此三結淫怒癡薄成斯陁含
來至此世必盡苦際復次比丘若有
比丘斷五下分結成阿那含於彼般
涅槃不來此世復次比丘若有比丘
有漏盡成无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於
現法中身作證而自遊戲生死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
實知之是彼比丘修此先苦之法後
獲沙門四果之樂是故諸比丘當求
方便成此先苦而後樂如是諸比丘
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增壹阿含經[illegible]
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種之
人出現於世云何為四有似黃藍花
沙門有似邠陀利華沙門有似柔軟
沙門於柔軟中柔軟沙門彼云何名
為似黃藍花沙門或有一人斷三結
使成須陀洹不退轉法必至涅槃極
遲經七死七生或復家家一種猶如
黃藍之花朝取暮長此比丘亦復如
是三結使盡成須陀洹不退轉法必
至涅槃極遲至七死七生若求方便
勇猛意者家家一種便成道跡是謂
名為黃藍花沙門彼云何名為邠陀
利花沙門或有一人三結使盡婬怒
癡薄成斯陀含來至此世盡於苦際
若小遲者來至此世盡於苦際若勇
猛者即於此間盡於苦際猶如邠陀
利花晨朝剖花向暮萎死是謂邠陀
利花沙門彼云何柔軟沙門或有一
人斷五下分結成阿那含即於彼般
涅槃不來此世是謂柔軟沙門彼云
何柔軟中柔軟沙門或有一人有漏
盡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於現法

中自身作證而自遊戲生死已盡梵
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
知之是謂柔軟中柔軟沙門是謂比
丘有此四人出現於世是故諸比丘
當求方便於柔軟中作柔軟沙門如
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修陀修摩均頭摩訶均頭廣演義
後繫柔軟經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